

民间金融的共存与转化

王晓毅

随着一些地方经济下滑，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纠纷等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近些年以炒房、炒矿出名的温州，也出现了民间金融链条断裂的风险。10年前我们写的《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一书，讨论了温州民间金融如何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10年后在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受到这个问题的驱动，我们重新回到温州。

民间金融的两个故事

从温州机场出来，郑师傅举着迎接的牌子在等我们。一路上闲聊，郑师傅说，他早年曾做生意，也开过出租车，如今在镇政府开车，尽管端上了“铁饭碗”，但是收入却只能维持生活，要想为上大学的孩子在杭州买房子，靠工资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原来做生意和开出租都存下了一些钱，现在还可以用。那么这些钱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郑师傅说放在一些亲戚朋友那里，开工厂、做生意的人都需要资金，所以每年他都有一笔不错的利息收入。这些资金是否有风险呢？特别是现在经济形势不是很好，许多企业都面临着困难，钱能还上吗？郑师傅很有信心，觉得没有风险。首先，都是多年的熟人，互相比较了解；其次，借钱的人也都有资产，不会跑掉；同时，郑师傅的资金分散到许多企业中，一般不会出现几个企业同时破产的事情。郑师傅相信自己可以有稳定



的利息收入，本金也不会有任何风险。这与我们10年前看到的民间金融几乎没有变化，浓浓的人情包裹下的金融活动，知根知底的熟人关系使民间借贷几乎成为零风险的行业，放贷人不仅了解借贷人的经济活动，而且了解借贷人的人品。

但是下午温州商会会长却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他看来，郑师傅说的故事也许还存在，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了，多数的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依附于银行资金、受政策影响较大的高风险行业。在他看来，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要高于20%，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依靠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的生产，民间借贷只是充当银行收放贷款之间的过渡，所以企业只可以承受短期的高利率。但是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却使这种模式无法维持。同样，担保是民间资金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各种担保公司和企业之间的联保保证了

企业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但是经济出现下滑以后，银行压缩贷款规模，一些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现问题，并因为联保而将影响传递到其他企业。

上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说明温州的民间金融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产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金融，依靠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将分散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这种民间金融活动曾经强有力地支持了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但是当资金汇集得越来越多，并且出现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业以后，金融活动就超出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熟人的社会关系就无法再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风险保障。民间金融的投机性越来越强，而在投机性的民间借贷中，盈利的欲望取代了民间的信任，在大的经济起伏中，民间金融不仅不能消减风险，反而会放大经济的波动。

从稳定的投资人到冒险家

温州的民间金融是伴随着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而产生的。乡村工业发展为民间资金提供了盈利的可能，而依靠民间资金的支持，乡村工业才能稳定发展。这种民间金融带有很强的乡土性，由此形成了民间金融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是稳定，一些个人将资金长期出借给某些企业，从而形成稳定的企业借贷关系。其次是利率

相对较低。

分散是资金所有人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选择。正像郑师傅所言，全部企业倒闭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在被称为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我们看到至少1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小作坊比比皆是。与那些动辄数亿元投资的温商不同，这里仍然有许多胼手胝足、靠辛勤劳作赚取一点加工费的小企业。这些企业也被称为草根企业，不仅因为规模很小，而且也因为他们像小农一样，多年固守在有限的产业中。正是这些小企业支撑了郑师傅们的资金收入。

但是早在1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温商就已经出现了，三五年之间从一无所有变成数亿资产的神话随手拈来。温州炒房团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12年前我们去温州调研的时候，一位靠手工机器印刷信封的老妈妈就问我不要到上海去买房子，真希望她赶上了上海房价上涨。有报道说，一位管理着数十员工的企业家，如果经营得不错，一年有差不多100万元的利润，而他太太在上海炒房，不到10年，已经赚了3000万元。

自有资金往往不能满足炒作资产的需要，民间借贷又摇身而来。从苍南县北部山区出去的一位商人，早几年在北方购买了一个煤矿，但自有资金有限，他回到老家不到半个月就筹集了6亿元资金。之所以如此快地筹集到巨额资金，首先是关系网络，其次是高额回报。据说一个当年顽皮的学生投资了煤矿，为了感谢老师，便让老师也投资了10万元，结果3年以后，煤矿转手，老师获得了150万元的回报。

这种大规模集资与原有的民间金融活动已经完全不同。首先，信息是

不透明的，人们在注入资金时并不知道那个在外地的煤矿经营状况如何，甚至不知道那个煤矿是否存在，他们投入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赚取高额利润的梦想所推动，这实质上近似于一种赌博。其次，直接的人际信任关系也不复存在。尽管从表面看，他们的资金还是通过亲戚、同学和老乡等关系动员起来的，但是由于集资规模很大，在集资的金字塔上，顶层与底层之间隔了多层，底层的直接出资人往往并不直接认识并熟悉顶层的集资人。因此无论从集资的期限或预期的回报，与以往都不同了。在这种格局下，原来稳定的民间金融就转变为资金的投机。与所有投机一样，在经济泡沫中，多数投机都获得了不薄的回报，而在经济泡沫被挤破的时候，许多民间资金就可能血本无归。

而那些机构化的民间金融，比如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等，要想获得较高的回报，就不能只从事长期的贷款业务，因为稳定的小额贷款所获利息是有限的。他们更希望通过给企业短期的融资服务或提供担保，获得更高的收入，民间金融成为撬动银行信贷的杠杆。

企业越大就越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持，也就越需要民间资金的杠杆。如果没有民间资金支持，企业无法度过还旧账等新贷的空当，也无法得到担保的服务，为了这些，企业能够支付民间资金短期的高利率。在经济运转正常的时候，这种经营方式很稳定，但是一旦出现经济波动，银行的资金减少，这种经营方式就会遭遇困难。在一些温州企业家看来，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困难时期。前期企业获得了太多的银行贷款，依附于银行贷款的民间金融也很活跃，但是当银行贷款

突然大幅度减少，民间金融也成了城门之鱼。

为什么民间金融成为赌博？

与乡村工业相互支持的民间金融何以会变成赌博？我想这与投资者的贪婪和经济运行的结构都有关系。

作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冒险一直存在于民间的借贷活动中，因为有太多人希望自己手中的余钱能够快速地生出新钱。上世纪数次出现的抬会倒会就是这样。本来存在于温州民间的合会是10个左右的熟人将资金凑在一起，相互帮助的一种民间金融活动，但是当这种会发展到数百、数千人，从上到下形成不同的会首和会脚，而且早期入会的人从会首那里获得巨额的资金回报，大家便蜂拥而入，直到出现资金链断裂，发生倒会。集资炒房炒矿也是为了巨额的回报，只是因为房屋和煤矿的存在，其风险更加隐蔽。

当民间金融大规模地转变为冒险或赌博，这就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在通胀的预期下，民间金融要寻找更大的获利渠道，长期稳定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是无法满足资金高额保值增值的期许的。

事实上，作为稳定的投资人，郑师傅与那些冒险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隔开的边界。在预期利益的诱惑下，那些存了几十万或一两百万的小富翁，随时都可能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冒险的活动中。尽管从逻辑上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民间金融，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个人的时候，两种逻辑会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